五分律卷第五

彌沙塞　尊

宋罽賓三藏佛陀什共竺道生等譯

初分捨墮法下

佛在王舍城尒時衆多居士共請佛及僧其中有破薪者取水者掃灑地者敷坐具者布華者敷高座者辦具食者時跋難陀晨朝著衣持鉢先往請家至諸人所隨其所為而讚歎之復語言汝今所作歡喜善好諸人言我實歡喜作諸供養務令飲食種種甘美亦當以衣布施衆僧跋難陀言衆人施僧衣物甚多汝若復施正當積聚成無用物何為徒去有用之福而不與我若與我者我當自著恒相憶念疾病官事當相料理諸人聞已便共集議其中有言若僧不須可以施之使我等得施用之福或復有言本為施僧如何復得迴與一人言與者衆遂便與之時跋難陀擔重擔衣還歸僧坊諸比丘歎汝福德人如何暫出乃得此衣跋難陀言巧辯所獲非福德也即便具說得衣所由諸長

老比丘聞種種呵責汝愚癡人云何
迴與僧物而自入己時彼居士食具
已辦遣使白佛於是世尊著衣持鉢
與比丘僧前後圍繞往詣其家就座
而坐諸居士手自下食食畢行水而
無布施先不欲與跋難陀者竊共議
言我等今日食無不備某等无故持
施僧物獨與一人鬧此達嚫寧無慚
愧諸比丘問汝等竊語為何所說具
以事荅諸比丘種種呵責跋難陀汝
愚癡人云何迴與僧物自以入己尒
時世尊為諸居士說妙法已從坐起
去諸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迴與僧物入己尼
薩耆波逸提有諸比丘不知是與僧
物迴以入己後知生慚愧或已悔過
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
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語諸比丘若
不知與僧物而迴入己犯捨墮者無
有是處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知檀越欲與僧物迴以入已尼薩耆
波逸提
知者若自知若從他聞欲與僧物者
若人發心作是語我當持此物與彼
衆僧若迴欲與僧物與餘人波逸提
與餘僧比丘尼僧二部僧四方僧與塔
皆突吉羅若迴欲與比丘尼僧二部
僧四方僧物亦如是若迴欲與塔物
入已與比丘僧比丘尼僧二部僧四
方僧餘人餘塔皆突吉羅若迴欲與
人物亦如是乃至迴與畜生一摶
飯與彼畜生亦突吉羅比丘尼亦如
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羅若
白僧僧與若施主自迴欲與僧物與
已不犯 十四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畢陵伽婆蹉住楞
求羅山飛在空中塗灑所住房時瓶
沙王往至彼山畢陵伽見王来忽還
在地白言善来大王可就此坐王坐
已問言何故自作無守園人耶答言
無王即語一臣可給此比丘守園人
畢陵伽言佛不聽我畜守園人王言
可以白佛王夫之後便以白佛佛以

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
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畜
守園人王所勑臣不信樂佛法竟不
與之畢陵伽亦不從索後時著衣持
鉢入城乞食王與群臣樓上遥見便
生是念我先許彼比丘守園人不知
得未即問前所勑臣臣言未與王
復問言吾勑來幾日臣言已五百日
王言隨此日數與之大臣奉教即以
五百家家一人與之時五百家日差
一人掃除房舍承受所為時彼村人
至節會日男女莊飾衣服瓔珞出行
遊戲有一貧女行大啼哭時畢陵伽
入村乞食見女啼哭問其母言汝女
何故啼哭如是答言今日諸人皆盛
服飾出行遊戲我家貧窮不及於
人是以悲哭時畢陵伽見牛䟦草語
其母言取少草來即取與之畢陵伽
便結草變成二金華鬘與彼女母語
言天下有二種金勝閻浮檀金及神
足所化汝可持此與女令著彼女得
已極大歡喜便著出入人無不羨時
有一人見生憎嫉即白瓶沙王言其

村某家得好伏藏其女所著華鬘天
下無比大王後宮之所未有王即呼
語汝得伏藏可以示我荅言我實不
得王復問汝女所著何處得之荅言是
畢陵伽結草化作王聞是語極大瞋
恚云何化草得成金鬘便勑有司収
繫著獄畢陵伽後時復至彼村見先
女人方大啼哭問言汝今何故復大
啼哭荅言家親在獄問言為何等罪
荅言由大德施金華鬘語言莫哭我
當為汝今尋得出畢陵伽即便先往
典獄官所典獄官見皆問訊言大德
何故枉屈来此荅言守園人繫在獄
我所以来汝今可為放出之不荅言
此人得好伏藏不以示王若以示王
乃可得出畢陵伽言我結草作非是
伏藏彼人言結草作金無有是處畢
陵伽即變其所座皆作金牀語言汝
今自見坐於何座即皆自見坐金牀
上便大惶怖下牀叩頭願見垂恕速
為解之若王聞我坐金牀上必重見
罪畢陵伽言放守園人然後解汝彼
言此不見由問言由誰荅言由王畢

陵伽即為滅巳飛往王所住於空中
時王在高樓上見即作礼問言大德
以何故来荅言守園人繫在獄我所
以来顛為放出王言彼人得好伏藏
若以示我乃得出耳畢陵伽言我結
草作非是伏藏王言結草作金無有
是處時畢陵伽便以杖叩王樓柱即
化成金樓問言王此高樓用何物作
王見歡喜即勑放之畢陵伽如是展
轉四現神足時諸人民聞見神變於
佛法衆生信樂心施僧前食後食但
鉢那非時漿洗浴衆具塗身塗足及
然燈油尒時衆僧多得生熟酥油蜜
石蜜食不能盡積聚在地處處流漫
汙染衣服牀席卧具諸居士見問言
此是誰物有人荅言是沙門釋子之
所藴積諸居士言沙門釋子自言節
食積聚如此恣意噉之此等為求解
脫離生老死而今但求如此美味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事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從今

五分律卷第五　第六張　享

癸

不聽食宿受酥油蜜石蜜犯者突吉
羅時衆多比丘病不能得淨人從日
日受亦無錢直又无買處諸比丘不
知云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告諸
比丘從今聽諸病比丘食宿受酥油
蜜石蜜乃至六夜時諸比丘復過六
夜長老比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
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比丘病得服
四種含消藥酥油蜜石蜜一受乃至
七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
若一日得受二日更得受至七日更
得受留至八日明相出時皆尼薩耆
波逸提應白捨與僧僧捨與白衣沙
弥若用然燈若用塗足唯捨藥比丘
不得用一切比丘不得噉比丘尼亦
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
羅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有八月賊常伺捕
人殺以祠天一切人民及諸比丘無

不驚怖祠日垂至而未有所獲賊共議言阿練若處必有比丘取之易得即往一處諸比丘聞各各逃走賊無所得復共議言當至餘處不得懈惰以失祠日時彼衆中有一罷道者語衆人言我聞佛教不聽比丘離衣一宿但共守之向曉必還衆人言若彼不還便當殺汝汝若不恨吾等當住答言甚善於是群賊便住時諸比丘懼犯離衣宿罪後夜悉還賊問言汝謂吾已去耶答言我知汝在佛不聽我離衣宿是故還耳賊即殺之須血取血須肉割肉餘不死者作是念世尊若聽我等未滿八月日寄二衣者界內白衣家者不遭此難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阿練若處比丘安居三月未滿八月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離宿無罪有諸比丘近聚落住亦寄一一衣著界內白衣家離宿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不聽近聚落住離衣宿復有比丘於阿練若無恐怖處離衣宿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言亦不聽阿練若無恐怖處
離衣宿有疑恐畏然後乃聽時諸比
丘寄衣他家都不往視日久濕蛓蟲
齧腐爛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應往
視曬時諸比丘便數數往居士惡賤
諸比丘以是白佛佛言聽十日一視
時諸比丘有僧事塔事和尚阿闍梨
事及以他事須出界外為衣故不敢
出以是白佛佛言若有事要須自出
界外聽離衣一宿諸比丘出界外一宿
其事未畢復還白佛佛言聽六宿旣
聽六宿諸比丘便者麁弊衣行過六
宿者長老比丘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
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
如是說若比丘住阿練若處安居三
月未滿八月若處有恐怖聽寄一一
衣著界內白衣家若有因緣出界外
離此衣宿乃至六夜若過尼薩耆波
逸提
安居三月者前安居未滿八月者後
安居一一衣者若僧伽梨若優多羅

僧隨所重寄一衣不得寄安陁會以
者身故礼拜入僧乞食不得單著故
不得寄二有因縁出界外六宿者若
有塔事和尚阿闍梨及以他事留一
一衣白衣家出界外極至六宿若一
宿二宿乃至五宿事訖不還突吉羅
沙弥突吉羅 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毗舍佉鹿子母請
佛及僧明日設食其日正遇天恐怖
雨其雨如力士屈申臂頃便滿一鉢
地受此水如一渧油落熱沙聚若不
尒者浩成大海佛告諸比丘如今祇
洹中雨遍閻浮提亦復如是汝等可
出於中洗浴此是最後平等之雨諸
比丘即出雨中裸形而浴時毗舍佉
遣婢白佛食具已辦婢至祇洹見諸
比丘皆裸形浴作是念此是外道非
是比丘還白如是毗舍佉作是念必
是比丘露地洗浴癡婢不知謂是外
道即復遣言汝至祇洹門作如是唱
食具已辦雖聖知時婢即復往至祇
洹門欲如勑唱時諸比丘浴竟還房
不見一人復作是念向滿中外道今

不復見即便還歸復白如此毗舍佉
復作是念必是比丘浴竟宴息復更
遣言汝可入門於庭中唱即復受教
入祇洹門庭中唱之佛聞唱聲告諸
比丘毗舍佉已白時到汝等皆著衣
持鉢共受彼請諸比丘奉勑盡集普
會講堂婢方進前更白佛言食具已
辦唯聖知時佛言汝可先去當隨後
到於是世尊如力士屈申臂須臾與諸
比丘沒普會講堂踊出毗舍佉所敷
座上衣服不濕毗舍佉見佛及僧忽
然在座衣服不濕作是念我得善利
供養如是聖師及聖弟子天雨洪注
而衣服不濕歡喜踊躍種種美食手
自下之食畢行水叉手合掌在一面
立白佛言願世尊與我願佛告毗舍
佉佛於世間諸願永離毗舍佉復白
言願佛與我清淨可得之願佛言大
善毗舍佉白佛言世尊我晨朝遣婢
白食具已辦見諸比丘皆裸形浴便
還語我祇洹中盡諸外道無有比丘
世尊云何比丘於和尚阿闍梨前裸
形浴願佛聽諸比丘畜雨浴衣我當

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雨浴衣又
言我近小緣至阿夷羅河見諸比丘
尼在於河中裸形洗浴時人見之咸
形笑言女人著衣猶尚無好況出家
人而裸形體願佛亦聽諸比丘尼畜
水浴衣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
丘尼水浴衣又言佛說有三種病一
種得藥不得藥死二種得藥不得藥
差三種得藥差不得藥死願聽諸比
丘服諸藥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
比丘藥又言佛說三種病一種得隨
病食不得隨病食死二種得隨病食
不得隨病食活三種得隨病食活不
得隨病食死願聽諸比丘食隨病食
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隨病
食又言看病人若乞食則有所廢願
聽諸比丘受看病人食我亦盡命供
給舍衛城看病人食又言客来比丘
行路疲極始至不知何處乞食願聽
諸比丘受我客比丘食令息疲極知乞
食處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客比丘
食又言若有遠行比丘入村乞食便
不及伴至迴道中或遇八月賊或失

道徑願聽遠行比丘受我遠行食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遠行比丘食又言我聞世尊聽阿那頻頭國諸比丘食粥願聽諸比丘受我粥我亦盡命供給舍衛城諸比丘粥又白佛言願世尊受我盡命衣食湯藥佛問毗舍佉汝見何義利索是九願荅言此國當有諸方比丘来問訊世尊若去彼處某甲比丘命過得須陁洹斯陁含阿那含阿羅漢我當問之彼比丘曾来此不荅言曾来我作是念彼比丘必曾受我乃至一種供養便生歡喜增益善根於是世尊語毗舍佉聽汝八願一願不可得時毗舍佉取小牀於佛前坐佛為說隨喜偈

歡喜施飲食　佛及聖弟子　設福破慳貪
受報常欣樂　生天壽命長　還此離染塵
行法之大果　長處淨天樂

尒時世尊更為說種種妙法示教利喜還祇洹集諸比丘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受雨浴衣諸比丘尼受水浴衣受隨病藥隨病食看病人食客比丘食

光刻

遠行比丘食及粥時諸比丘作是念
佛聽我等畜雨浴衣便常乞畜不受
持不施人不淨施擔重擔衣行諸比
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荅
言佛雖有制而聽畜雨浴衣諸比丘
又問汝等常畜雨浴衣不受持不施
人不淨施耶荅言如是諸長老比丘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諸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
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
是說若比丘春餘一月應求雨浴衣
餘半月應持若未至一月求先半月
持尼薩耆波逸提
雨浴衣者雨浴時用夏浴時亦用若
至春餘一月先有許施雨浴衣者知
識比丘應為往語言今是縫染作雨
浴衣時若得者善若不得應更為語
諸處皆已縫染作雨浴衣若得者善
若不得復應為語汝先許與其比丘
雨浴衣今正是時若得者善若不得
彼比丘應更餘處乞畜至八月半百
三十五日持若過此不作餘衣不受

持不施人不淨施突吉羅沙弥突吉
羅 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六群比丘到估客
村估客言長老住此安居我等行還
當施安居物六群比丘言欲令我住
便可施我我安居中作衣安居竟者
問訊佛估客共議我等先施安居物
比丘當住家中大小得聞法言受八
分戒淨身口意便辦物與之然後乃
行時六群比丘得安居施物估客去
後便至餘處時諸估客得利還歸語
家人言我先雖施諸比丘安居物今
既得利安隱来還當更供養汝等安
意聽法家人荅言諸比丘行後便去
諸估客更於近處請諸比丘諸比丘
荅言汝可供養先所請者我等不得
受汝供養時諸估客便瞋恚言我本
自施住此安居受物而去與偷何異
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六群比丘汝
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從今不聽於安居內受
安居施犯者突吉羅尒時波斯匿王

邊境有賊遣乙師達多富蘭那往討
伐之二人共議我等今行或能没命
當共出物供養比丘即持財物詣比
丘所語言我今討賊恐不得還以此
物施願為受之諸比丘作是念世尊
不聽我等安居内受安居施不知云
何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阿難言自恣餘幾日荅言餘十日
佛種種讃少欲知足讃戒讃持戒已
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前後安居
未至自恣十日受急施衣佛既聽受
急施衣諸比丘便常畜不受持不施
人不淨施檐重檐衣處處遊行諸長
老比丘見問言汝不聞佛制畜長衣耶
荅言佛雖有制而聽受急施衣諸比
丘又問汝等常畜急施衣不受持不
施人不淨施耶荅言如是諸長老比
丘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
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
從今不聽常畜急施衣不受持不施
人不淨施聽至衣時既聽至衣時諸
比丘猶過衣時畜長老比丘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前
後安居十日未至自恣得急施衣若
須應受乃至衣時若過尼薩耆波逸
提急施衣者若軍行若垂産婦如是
等急時施過時不復施衣時者受迦
絺那衣時捨迦絺那衣已名非衣時
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
尼突吉羅　十八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從一估客
非時乞鉢語言我今須鉢可以見與
荅言大德小待令諸估客會若不及
者罰金錢五百跋難陀言我聞汝精
進供給行道而令云何捨功德業先
於俗事估客聞已作是念正使被罰
要當先施便為買鉢與之乃往遂不
及期衆人見已皆言應罰估客言我
不以私違衆人制沙門從我乞鉢不
能得捨故不及耳不信樂佛法者皆
言為一沙門公違衆制正應苦罰即
便罰之估客既被罰已便瞋恚言沙

癸

門釋子不知時宜小待不肯使我被
罰諸人種種譏呵此輩沙門常說知
時少欲知足而今非時强從人乞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跋難陀汝實尒不答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問諸比丘於意云
何鉢無綴是鉢不答言是復問一綴
乃至五綴是鉢不答言是告諸比丘
無綴一綴乃至四綴是鉢五綴非鉢
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
應如是說若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
新鉢為好故尼薩耆波逸提
是鉢應僧中捨僧應取衆中冣下鉢
與之語言汝受是鉢乃至破是法應
尒鉢有三種鐵鉢蘇摩鉢瓦鉢復有
三種上中下上者受三鉢他飯除羹
菜下者受一鉢他飯除羹菜中者上
下之中為好者求牢求勝若已有無
綴鉢乃至四綴鉢更乞無綴至四綴
得者皆尼薩耆波逸提若已有無綴
鉢乃至四綴鉢更乞五綴鉢得者皆
突吉羅應僧中捨者所得新鉢應捨

與衆僧不得捨與一二三人捨法應到
僧中白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有
鉢未滿五綴更乞新鉢犯捨墮今捨
與僧白如是僧應白二羯磨差知法
比丘於僧中行之一比丘唱言大德
僧聽此某甲比丘鉢未滿五綴更乞
新鉢今捨與僧僧今差某甲比丘作
行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大
德僧聽此某甲比丘鉢未滿五綴更
乞新鉢今捨與僧僧今差某甲比丘
作行鉢人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
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行鉢人竟僧
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是比丘應唱
使諸比丘各持鉢出然後持所捨鉢
至上座前問須是鉢不若言須應取
上座鉢看若無鉢若太大若太小若
穿缺若喎斜不應與若無五事應與
與竟取上座鉢行從第二上座乃至
新受具足戒人前亦如是僧應取最
後鉢與捨鉢比丘若行鉢都無人取
聽還與之僧應教言此是汝鉢好愛
護之莫著地莫用除糞掃莫用盛殘
宿食莫用煖湯莫用盛香莫用盛藥

如是愛護若破者聽汝更乞比丘尼
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沙弥尼突吉
羅 十九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陁多得諸鉢
五六日用便舉置如是故鉢處處皆
有諸長者見問言誰積聚此有人言
是跋難陁諸長者言沙門釋子常說
少欲知足而今無猒收斂積聚如販
鉢人無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將至佛所以是白佛
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實
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畜長鉢
至二宿尼薩耆波逸提尒時有一比
丘獨得二鉢作是念佛不聽我畜長
鉢一宿即持一鉢施餘比丘施後鉢
破無鉢遊行諸比丘問言汝先得二
鉢今何故無荅以上事諸比丘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
汝與他鉢幾日後鉢破荅言十日佛
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
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長鉢

乃至十日若過尼薩耆波逸提得
二鉢應問和尚阿闍梨此二鉢何者
勝若和尚阿闍梨不善分別應各五
日用自知勝者受持不如者與人沙
弥突吉羅 二十竟
佛在阿荼脾邑尒時諸比丘為身作
憍賖耶卧具自作亦使人作自擔蠒
亦使人擔自煑亦使人煑諸居士見
作是言我等煑蠒比丘亦尒沙門釋
子與我何異此等常說慈忍衆生而
今親自煑蠒無沙門行破沙門法有
一比丘以成擘野蠶綿倩諸比丘作
卧具綿少不足便到綿家語言我卧
具綿少少多布施彼人荅言未有成
綿比丘復言可為我作彼人即於比
丘前煑蠒蛹動作聲比丘教言按著
湯中彼人即呵罵言汝常說不殺生
法而今教人殺生無沙門行破沙門
法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
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
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
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新

五分律卷第五　第二十張　尊

憍賒耶作臥具尼薩耆波逸提
憍賒耶者蠶所作綿臥具者臥褥乃
至始成三振不壞名為臥具應捨與
僧不得捨與餘人僧以敷地若敷繩
牀及臥牀上除捨褥比丘餘一切僧
隨次坐臥發心欲作及方便皆突吉
羅作成尼薩耆波逸提雖不自作不
使人作他施而受尼薩耆波逸提沙
弥突吉羅　二十一竟
佛在拘舍弥城時衆多跋耆子用純
黑毛氎光澤可愛皆悉以為服飾臥
具跋耆諸比丘亦效作之時諸居士
入房觀見便大畏怖謂是跋耆豪族遊
集便問行人此是何等貴人服飾荅
言非貴人物是跋耆比丘許耳諸居
士便譏呵言諸比丘如國王如大臣
如豪族乗車馬時之所服飾我聞比
丘者剖截衣求無為道而今如此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諸長老比丘聞種
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
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
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
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純黑羺羊毛作新卧具尼
薩耆波逸提
純黑者生黑及染黑應捨與僧僧以
敷繩牀卧牀上不得敷地餘如憍賒
耶卧具中說 二十二竟
佛在拘舍弥城尒時跋耆諸比丘作
黑羺羊毛卧具著少白色及下色毛
便言已淨時諸長老比丘見問言汝
不聞佛制純黑羺羊毛作卧具耶答
言聞但我已著白色及下色毛非復
純黑諸比丘言純黑少雜何足為異
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
丘僧問彼比丘汝實尒不答言實尒
世尊佛告諸比丘從今聽諸比丘作
卧具用二分純黑羺羊毛第三分白
第四分下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作新卧
具應用二分純黑羺羊毛第三分白
第四分下若過是作尼薩耆波逸提
若比丘作四十波羅卧具應用二十
波羅純黑十波羅白十波羅下若黑
長一波羅尼薩耆波逸提餘如純黑
羊毛卧具中說 二十三竟

佛在拘舍弥城尒時跋耆諸比丘作
是念佛聽我等用二分純黑羺羊毛
第三分白第四分下作卧具便多乞
三色毛自作使人作於所住處無處
不有諸居士来看見而問言此是誰
物荅言跋耆比丘諸居士譏呵如長
鉢中說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
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丘
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
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
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
作新卧具應六年畜未滿六年若捨
若不捨更作新卧具尼薩耆波逸提
尒時一比丘畜糞掃卧具見中利欲
從舍衛城至婆竭陁邑卧具重不能
持去不知云何以是白諸比丘諸比
丘將到佛所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
比丘僧告諸比丘此比丘欲至婆竭
陁邑卧具重見中利不能捨復不能
持去僧應白二羯磨與易輕者彼比
丘應從僧乞言我某甲比丘自畜卧
具見中利今欲遊行某處以重故不
能持去願僧與我易輕者如是第

刘

二第二乞僧中應一比丘白大德僧
聽此某甲比丘自畜臥具見中利今
欲遊行某處以重故不能持去從僧
乞易輕者僧今與易若僧時到僧忍
聽白如是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自
畜臥具見中利欲遊行某處以重故
不能持去從僧乞易輕者僧今與易
誰諸長老忍默然不忍者說僧已與
某甲比丘易僧輕臥具竟僧忍默然
故是事如是持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若比丘作新臥具應六年畜未滿六
年若捨若不捨更作新臥具除僧羯
磨尼薩耆波逸提六年者數日滿六
年餘如純黑羊毛臥具中說 二十四竟
佛在拘舍弥城尒時諸跋耆子作純
黑羺羊毛尼師檀跋耆比丘亦乞作
之諸居士嫌恚乞索後日到僧房看
見諸比丘多畜純黑羺羊毛坐褥便
譏呵如純黑臥具中說諸長老比丘
聞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彼比丘汝等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
佛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
為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

癸

若比丘純黑糯羊毛作新尼師檀應
用故尼師檀一脩伽陁磔手壊好色
若不壊尼薩耆波逸提一脩伽陁磔
手者方二尺壊好色者隨意覆新者
上餘如純黑羊毛卧具中説 二十五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擔負羊毛
隨路行路人見之皆譏呵言我等家
累擔負羊毛諸比丘亦復如是徒著
壊色割截衣剃頭乞食與我何異無
沙門行破沙門法有一比丘山居串
樂擔負羊毛道路疲極旣至僧坊庭
中倒地諸比丘見謂是鬼者即以小
便瀝之彼言長老何以見瀝荅言恐
是鬼者是以瀝耳彼言我非鬼者擔
羊毛重道路疲頓熱悶故耳諸比丘
言佛制比丘畜三衣鉢辟如飛鳥與
毛羽俱汝豈不聞而猶擔此種種呵
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
彼比丘汝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
種種呵責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
諸比丘結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説若
比丘擔羊毛道路行尼薩耆波逸提
時有居士為僧作一房念言若比丘

来此房中者我當供養亦給施衣有
一比丘来止其房便施羊毛比丘不
受居士言我集羊毛本為比丘不自
為身比丘荅言佛不聽我自擔羊毛
如何得受復有比丘須羊毛作卧具
自不知作欲倩餘比丘而不敢受以
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彼比
丘所欲倩人去此遠近荅言去此三
由旬於是世尊讃少欲知足讃戒讃
持戒已告諸比丘從今是戒應如是
說若比丘得羊毛須持有所至若自
持乃至三由旬若過尼薩耆波逸提
比丘得羊毛須持有所至應使淨人
擔若無淨人乃聽自持不得擔擔頭
戴背負犯者突吉羅沙弥突吉羅不
犯者三由旬内若展轉持若有人代
若於三由旬持反及持五六波羅為
作腰繩帽縱等　二十六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諸比丘使比丘尼
浣染擘綿羊毛諸比丘尼為供養故
不敢辝憚便多事多務妨廢讀誦坐
禪行道諸居士見聞譏呵波闍波提
比丘尼與五百比丘尼俱往到佛所

亦如上浣故衣中說於是世尊以是
事集比丘僧問諸比丘汝等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比丘尼浣
染擗羺羊毛尼薩耆波逸提尒時諸
比丘有親里比丘尼亦如上浣故衣
中說即以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讚少欲知足讚戒讚持戒已告諸比
丘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使非
親里比丘尼浣羺羊毛若染若擗尼
薩耆波逸提餘如上浣故衣中說二十七竟
佛在舍衛城尒時跋難陀種種貿易
能得人利而人無能得其利者有一
外道得未成衣持到外道家語言為
我縫成諸人荅言我家多務不得作
之沙門釋子閑逸無事又多施衣可
就借倩亦可貿易然彼沙門常能强
得大名估客汝往宜慎於是外道持
至僧坊訪問言誰能為我縫此衣者
皆言不能又白跋難陀我聞大德多
已成衣可以一衣與我貿不荅言汝
諸外道心不堅正變悔無常既得便

五分律卷第五 第二十八張 萬

言責賤不等若後無言當以相與荅
言餘人或尒我終不悔於是跋難陁
以濁涂汁涂麁劫貝濕打緻密而以
與之彼得衣已還外道衆外道問言
得成衣不荅言已得貿易取來看之
彼即出示諸外道見咸言咄哉去大
價衣得此弊服非是五倍六倍之挍
可還取之當共發事為汝縫成彼即
持還語跋難陁言汝釋種子去何以
此弊服欺誑於我可以見還不揚汝
惡跋難陁言我知外道心不堅正變
悔無常不欲相與汝去不悔是故相
從去何於今方作此言遂不與之彼
便大哭諸居士問汝何故哭具以事
荅諸居士便譏呵言白衣貴買七日
猶悔如何沙門須臾不得形服與人
異而販賣過於人如是惡名流布遠
近諸長老比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
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問跋難陁汝
實尒不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
已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
戒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種種
販賣求利尼薩耆波逸提

以作易作以作易未作以作易作未
作以未作易未作以未作易作以未
作易作未作以作未作易作未作以
作未作易作以作未作易未作皆尼
薩者波逸提若比丘欲賀易應使淨
人語言為我以此物易彼物又應心
念寧使彼得我利我不得彼利若自
賀易應於五衆中若與白衣賀易突
吉羅比丘尼亦如是式叉摩那沙弥
沙弥尼突吉羅 二十八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難陁跋難陁用金
銀金銀錢雜錢買物亦賣物取之時
有群劫到王舍城伺覔冨室見二比
丘大以金銀及錢買物又賣物取之
便共議言觀此邑里無勝沙門釋子
之冨阿練若處劫之又易便於後日
至阿練若處捉諸比丘拷責金銀及諸
錢物諸比丘言我等已離金銀及錢
不復受畜此不淨物劫言汝等妄語
我親見比丘用以賣買拷之垂死盡
奪衣鉢而去此諸比丘即遥呵責難
陁跋難陁如何出家積畜寶物以殃
我等以是白佛佛以是事集比丘僧

問難陁跋難陁汝實尒不荅言實尒
世尊佛種種呵責汝愚癡人若不作
是彼諸比丘何由遣此種種呵責已
告諸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
從今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以金銀
及錢種種賣買尼薩耆波逸提
應僧中捨不得與一二三人是比丘
應白僧言大德僧聽我某甲比丘以
金銀及錢賣買犯捨墮今於僧中捨白
如是僧應白二羯磨差一比丘作棄
金銀及錢人一比丘白言大德僧聽
此某甲比丘用金銀及錢賣買犯捨
墮今捨與僧僧差某甲比丘作棄金
銀及錢人若僧時到僧忍聽白如是
大德僧聽此某甲比丘用金銀及錢
賣買犯捨墮今捨與僧僧差某甲比
丘作棄金銀及錢人誰諸長老忍默
然不忍者說僧已差某甲比丘作棄金
銀及錢人竟僧忍默然故是事如是持
彼比丘應棄此物著坑中火中流水
中曠野中不應記處若捉者餘處不
得更捉彼比丘不應問僧此物當去
何僧亦不應教作是作是若不棄不

問僧而使淨人以貿僧所衣食之物米
與僧僧得受若分者唯犯罪人不得
受分比丘尼亦如是式义摩那沙弥
沙弥尼突吉羅不犯者雖施比丘比
丘不知淨人受之為買淨物 二十九竟
佛在王舍城尒時難陁跋難陁手自
捉金銀及錢教人捉人施亦受諸居
士見譏呵如擔羊毛中說諸長老比
丘聞種種呵責以是白佛佛以是事
集比丘僧問難陁跋難陁汝實尒不
荅言實尒世尊佛種種呵責已告諸
比丘以十利故為諸比丘結戒從今
是戒應如是說若比丘自捉金銀及
錢若使人捉若發心受尼薩耆波逸
提餘如用金銀錢中說 三十竟

五分律卷第五

甲辰歲高麗國大藏都監奉
勅雕造